

文艺随笔

楼观沧海

张宏宇

长江流到武昌城下，忽然拐了一个大弯。就在这拐弯处的蛇山矶头，立着一座楼。说是楼，不如说是一个符号。千百年来，它烧了又建，建了又烧，反反复复几十回。每一次倒下，都有人把它扶起来；每一次焚毁，都有人掏出银两周济。仿佛这座楼不是木石所筑，而是长

在人们心里的一根骨头，拔不掉，也弯不了。黄鹤楼最初并不叫黄鹤楼。三国时候，孙权在这矶头修了一座瞭望台，为的是观察江北曹魏的动静。那时的楼很简陋，大概就是个高台子，有兵卒日夜把守着，望见敌船便点起烽火。这是黄鹤楼的前身，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设施，与风雅毫无干系。后来三国归晋，烽烟散了，这楼便荒了。兵卒撤走，只剩下空荡荡的台基，面对着江水发呆。南朝的时候，有个叫荀瑰的人游历至此，写了一篇《登黄鹤楼》，说这里“下临江流，上接云霄”，景色极好。这是黄鹤楼第一次以“景观”的身份进入文字。从此，它的命运便拐了个弯。

真正让黄鹤楼名扬天下的，是唐朝时期。开元盛世年间，诗人崔颢途经武昌，信步登上了这座名楼。他抬眼望去，看见了什么呢？江上暮色苍茫铺开，江面烟波浩渺，一叶归舟正顺着水波缓缓驶过。乡愁忽然就漫上了心头，那些翻涌难抒的心绪，也跟着涌上脑海，于是他提笔在楼壁上，写下了这八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的修辞浅白通畅，几乎不需要任何注解就能读懂，却让后世所有吟咏黄鹤楼的作品，都难以继续写下去。相传后来李白登临黄鹤楼，本打算提笔题诗，抬头看见崔颢留下的这首题作，当下便搁笔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确实是绕开了写景，只写送别。他大概真的无话可说了，崔颢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尽了。

崔颢这首诗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写了一种“不在场”。黄鹤楼的名字里有个“鹤”字，但谁也没见过那只鹤。据说古时候有个叫费祎的道人，在此乘鹤飞升，又说有个姓辛的卖酒人，因为款待了一位仙人，仙人画鹤于壁，鹤从墙上飞下来跳舞，辛氏因此致富，后来便建了此楼，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但崔颢偏偏从这“不在场”写起。“昔人已乘黄鹤去”，一开篇就告诉你，那只鹤已经不存在了。整首诗都笼罩在一种“失去”的阴影里，仙人走了，黄鹤飞了，连白云都只剩“空悠悠”。唯一在场的，是那个站在楼上看江水的人，和他心里涌起来的、无以名状的愁。这“愁”是什么？表面上是思乡，骨子里是时间。一个人站在高处，看着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忽然就明白了，一切都在消逝。仙人的传说会变成故事，坚固的楼台会变成废墟，连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昔人”。黄鹤楼成了一个时间的坐标，站上去，就能看见自己的渺小和时光的短暂。

这恰恰就是崔颢让后人难以超越的地方。他没有铺陈任何宏大叙事，只是写下了自己独自站在黄鹤楼头，那一瞬间的失神怅惘。可偏偏就是这种属于个人的、转瞬即逝的细腻心绪，穿越了悠悠千年时光，每一次都能击中登楼眺望的人。

宋代以后，黄鹤楼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文人墨客路过武昌，必登此楼，登楼必赋诗，赋诗必提崔颢，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苏轼坡来过，写“黄鹤楼前月满川”；陆游来过，写“黄鹤楼中吹玉笛”；范成大来过，写“黄鹤楼头望故乡”。连辛弃疾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登上黄鹤楼也忍不住柔软起来，写出“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否”的词句。这些诗词，一层一层地叠加在崔颢的底色上，像刷漆一样，把一座木结构的楼台刷成了金碧辉煌的文化殿堂。

那些年，黄鹤楼在不断地毁坏，南宋末年，元兵南下，黄鹤楼毁于战火。明代重建，崇祯年间又被火烧。清代又建，太平天国时再毁。同治年间重修，光绪十年又毁于大火。最后一次毁坏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湖北新军的士兵在楼里生火做饭，不小心点着了梁柱，整座楼烧了一夜，化作灰烬。这毁坏的历史里有一种荒诞感，文人用笔墨把它捧上神坛，战火和失火却一次次把它拉回地面。文化和暴力在黄鹤楼身上反复角力。每一次重建，都是一次文化的重生，黄鹤楼还在我们心里，依然会让我们牵挂。

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钢筋混凝土，比历史上任何一座都坚固。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因为修武汉长江大桥，它向后退了一百多米。严格来说，这是一座崭新的仿古建筑，放在古迹保护的标准里，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文物”。但它又是真的。因为它重建的理由，和千百年前一模一样：人们需要这座楼。

楼下的碑廊里，有一方石刻，刻的正是崔颢那首《黄鹤楼》，石头已经被岁月磨蚀，但这诗，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背出来。这或许就是黄鹤楼藏着的秘密，它是不是千年前的原迹不重要，黄鹤是否在此停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所有登楼的人，都站在同一片暮色里，望着同一条长江，心底都会涌起同一种感受：关于时间的流淌，关于存在的印记，关于万物的逝去。这份感受从崔颢开始，一代又一代，就像脚下这江水，从来没有间断过。

门卫大叔从保安亭里探出头来，目光扫过我，又扫向副驾驶。“就你们两位女同志？”“是的。”夜驾吊罗山，我答得很干脆。拦车杆抬起来，我踩下油门，往更深的夜色驶去。

暮色四合，山野中的树和山，渐渐化成一团一团的黑影，昏黄的灯光疲惫地照着“吊罗山”三个大字。

车后隐约传来一句：“注意安全。”远光打出去，像被黑暗吞了。拐角处，一棵棵树影婆娑，像是站着，又像是朝着我们走过来。握紧方向盘，盯着前面那一小片被灯光勉强划开的路。

弯道一个接一个，山往上走，车也跟着往上走。脚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换，海拔在升高、世界在缩小。二十公里，不知道开了多久。我忘了过了几个弯，忘了跨过几条溪，只记得车灯扫过的地方，总能看见路边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落叶、石头、悬崖，是风吹动的灌木，我没有停下来看，也不能停下来看。“前面有光。”我说。“这么晚了，怎么会有光？”霞姐的声音有点颤。不是车灯，不是月光，是光——在山里晃，忽左忽右，像谁提着灯在找什么。

不是车灯，车灯不会这么乱。我的心跳快起来。光越来越近，我放慢车速，盯着那道光。接着声音从发光处传过来——说笑的，打闹的。是一群研学的学生，跟着老师在夜游。风从山里灌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松脂的味道。我踩下油门，从那道光旁边驶了过去，进入松树林。散落在树中间的房子，由林场的老房子改造。白墙圆顶，像蘑菇从草丛里冒出来，被树从包围的草地上，天湖出现了。

我看了下手机，晚上八点，海拔一千三百米。海拔不算高，但对于岛屿来说，这样的高度已算是挺拔。因此得了一个“天湖”的名字。“天湖”也好，“天池”也罢，都来自天上，来自高山的湖泊。大山不过是一个岛屿隆起的一个乳房，那么湖泊可是乳房流下的乳汁。

上一次来天湖，是在夏日的午后。从枫果

岁月山河

天湖夜

李星青

山瀑布拐到天湖，阳光收敛了它的炙热，温顺而乖巧，这片开阔的草地，被一片湖泊围绕，湖泊又被山脉所怀抱。天空蓝得彻底，每个抬头仰望的人，身上都沾染了蓝的不同色调。

我们围着湖水漫步，乏了，就在湖边的草地上盘腿而坐，摆上茶点，等微风从山顶穿山越岭而来，把热烈的绿意和旅途的疲惫都抚摸一遍。在湖泊面前，语言是多余的。阳光从湖面退到树梢，又从树梢滑到山后，在湖面投下最后一抹绛红色，远山逐渐模糊，提醒我们该下山了。一路上，我想下次一定要在天湖住上一晚，见过天湖的日出和日落，才算真正地走进大山。

天湖和人一样多面，晚上到达，天湖呈现另外一番景象，月光隐退，星星似乎比往常更拥挤，仿佛一不小心就要坠落。几个年轻人围炉煮茶，偶尔噼啪一声，火苗轻轻地跳。茶香和松脂香混在一起，轻轻的、淡淡的。路过的游客，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声音。倒是小卖部那几桌客人，喝到尽兴处，嗓门不自觉地大起来，有时候还飘来歌声。我走向天湖深处，人群远去，湖泊被虫鸣所包围，我被寂静包围，准确说是孤独，天地间只剩下你面对一潭寂静的湖水，你会想什么？有人随波奔向大海，总有人逆流而上隐遁于群山。卸下伪装和欲望，我和湖之间，没有隔阂。

时间在此刻被完全遗忘，我似乎睡着了又醒过来。草丛里发出的微弱亮光打破了此刻



《夕》（版画）张祯麒作

人生况味

女排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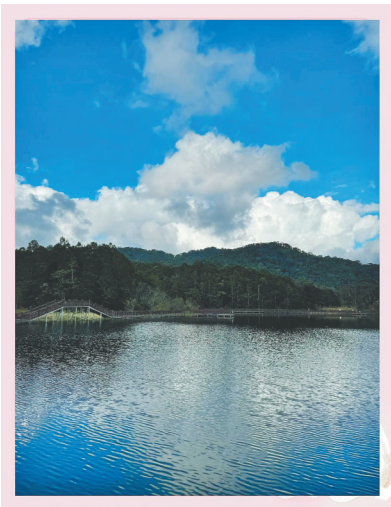
林绍徐

“好，打得好！”“唉，又出界！”“顶住！”……

随着比赛进程，屋里热闹非凡，大人们一边看球，一边评球，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眉飞色舞，氛围不亚于比赛现场。父辈们不懂什么排球战术，只是看到来来回回的扣杀、扑救，激动不已。记得那场比赛荡气回肠，中国女排先是0:2落后，随后逆转3:2胜出。当拿下最后一分赢得比赛时，全屋子欢声笑语，父亲激动不已，紧握着拳头挥舞了好几次，母亲也是喜笑颜开，当晚他们一定是笑着入眠的。

后来，再有女排的比赛时，父母也经常看，但教练员和队员换得频繁，他们不一定叫得出队员的名字，但他们喜欢朱婷，经常念叨朱婷打得好，从不跟你拍来拍去的，一锤定音。

女排的比赛扣杀、扑救回合多，观赏性也强，父母亲又对中国女排有着很深的感情，看比赛时，他们对中国女排的期望值更高，好多次，看到女排输了球，丢掉了冠军，他们总会喋喋不休地批评、埋怨，但一旦有比赛，他们又会



吊罗山的天湖。

资料图

的平静，我追光而去——萤火虫。

久违了。小时候，雨后的夜晚，被洗过的天空清新而潮湿，院子里来了不速之客。一闪一闪，落在槟榔树梢。我们把抓到的虫子装到玻璃瓶里，萤火虫的光在瓶壁上跳动，像被关住的星星。亮一下，暗一下，发出诱惑的光。萤火虫和蝴蝶一样，都是环境的指示生物。在光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萤火虫消失了。在天湖这里，它们和我一样，敞开怀抱，自由地发光，像夜的呼吸。

“嘎嘎嘎”——有时候耳朵比眼睛先醒来，断断续续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在寂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躺在天湖边的床上，听着窗外嘎嘎声，我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湖在外面，我的身体也在外面。醒来不知身是客，海棠花未眠，天湖亦未眠。

阳光穿山穿树过来，敲着窗户。我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这次眼睛比耳朵先醒。处暑的天空如绸缎笼罩着大地，绸缎的蓝落在水面，偶尔飘过几块棉花团般的积云，俨然一幅飘动的油画。天已经亮了，湖也亮了。这些贴地睡醒的花草，异常活跃，浑身释放着香气，自然的调查师带着清新、凉爽和淡雅的气息向我们走来，我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草籽。

诗路花语

一只白鸡（外一首）

江非

如何想起一只白鸡

想起它在一道栅栏下啄食红色的鸡冠有节奏地扇动其他的鸡都是灰的只有它是白的

想起它单脚立于栅栏之上一只爪子轻轻地挠着脖子它不是特别的它只是一件白色的事物

雪后的空地上一只白鸡融身于另一种类同的物体

想起它向远处踱去在关涉着别处的生活又向着近处笔挺地走来

一只白鸡是你爱过的一件白色的衣物白色有关于白色的记忆白永不会倾塌

如何把一只白鸡想起得更加准确，更加清晰

一只栖宿于高高的树丫上的白鸡它浑身都是雪白的它在高处只有它硕大的鸡冠是红色的白鸡也是红色的

★过桥的人

一个过桥者和一场大雾在一座桥上相遇雾要过桥，过桥的人要穿过浓雾到桥的那边去于是他们在这座古老的桥上相遇

于是过桥的人走进了雾里去了桥的那一边雾经过桥，也经过了这个过桥的人在桥上，他们没有彼此停留也没有相互伤害

于是，这样的事情每年秋天都会发生一次秋天，雾来了，过桥的人会同时出现在桥的另一端雾和过桥的人，会相互让让身子各自走到桥的另一边

雾和过桥的人，就像从不曾相识雾和过桥的人，就像从来都不愿在一座桥上相识

新生的跋涉

陆静

必将有十万花香漫过田埂漫过城市起伏的轮廓把积攒了半季的芬芳尽收铺展成辽阔

必将有十万草木蓬勃撑开向上的脉络根系深扎大地枝叶追猎天际的光火以野蛮生长的姿态宣告盛夏的王座

必将有十万蔚蓝十万方云朵在高空肆意翻涌漂泊聚散皆是浩荡起落自有气魄酝酿一场酣畅淋漓的人间壮阔

还必将有十万雨水一起奔流蒸腾从江河湖海从干涸沟壑从万物脉络裹挟尘世的喧嚣与静默奔赴苍穹的漩涡落下来是救赎升上去是新生的跋涉

向光而生向热而活在沸腾的时光里完成一场盛大的自我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